中国的草

马丙贵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采采芣苢，薄言袺之。采采芣苢，薄言襭之。”近日，读到《诗经》中的这样一首诗。这首诗出自《诗经·周南》，描写了先民在田地里采摘“芣苢”的过程，诗文简洁优美，采摘动作层层递进，鲜活喜悦的劳动场景跃然纸上。

“芣苢”（fú yǐ）二字如今并不常用，其实它就是野地里常见的车前草。只要在田间地头走过的人都知道，车前草太常见了，叶片阔大，像牛舌头，也有人叫它牛舌头草，虽然形象，却远不如先人取名的雅致。车前草的叶片一般贴着地面，粗粗糙糙的，蔓延在田埂，谁承想在古典诗歌中它竟然这般优美，还是生活中的饮食之要，而且，采之、有之、掇之、捋之、袺之、襭之，有一整套采摘的程序。车前草调拌出来是什么味道？我虽有心却也未作尝试，因时已秋深，草不鲜嫩。来年春浓时，一定要摘鲜入口，品一下两千年前《诗经》里的味道。

我非常叹服先人的雅怀，能把我们脚下的一株或一大片草描绘得那般富有诗意。是的，在中国，草不仅是自然界的重要组成，还是一种文化的载体；它与人的生活日常密切相关，又被赋予了丰富的象征意蕴。

前些时候，我在一位中医朋友家做客多日，古色古香的屋子里飘散着淡淡的草木香。那面靠壁而立的棕褐色柜子，木匣整齐排列，贴着的各种药材名字，或古朴或生僻，奇奇怪怪。出于好奇，我轻轻掀开几个匣子，顿时惊奇不已。那些采自田野、崖畔、水塘、溪边的药材，熬成药汤时奇苦无比，却各自散发着不同的清苦异香。根须、茎叶、籽实各有形态，每一样都像被雕琢打磨过的老旧艺术品，真令人叹为观止。仔细辨认下来，其中大半药材，竟是我们在路边或野地随处可见的草类。

中国人和草的联结，从来不止口腹之欲。在数千年漫长岁月中，老祖宗攀崖涉险，遍踏河川，把随处生长的草木一一辨识，反复验证，标名立号，将每一株草不同部位的寒温性味、功效宜忌揉进了中医养生的智慧里，融进了日常和病痛周旋的经验中。我们看惯了公园里修剪得齐齐整整的草坪，也吃惯了超市里码放整齐干净新鲜的蔬菜，却常常忽略了脚下泥土里冒出来的野草野菜。一株株朴素的绿草，从来不是无人问津的荒杂，而是藏在乡野的馈赠，顽强的生命力顺着时光的河流生长，把根深深扎进了中华文化的土壤之中。

“呦呦鹿鸣，食野之蒿”出自《诗经·小雅·鹿鸣》，描绘了一群鹿儿在原野悠然自得地啃食蒿草的情景。像是冥冥之中的巧合，或是一个千年的预言，名字出自首句的女科学家屠呦呦和次句尾字中的蒿草，成就了一段震惊世界的传奇。“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这是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中的萃取和药服之方。循着医典里的线索，屠呦呦获得启示，用低沸点溶剂提取方法从青蒿中分离出青蒿素，为人类抗击疟疾提供了有效武器，由此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小小青蒿，串联起跨越千年的中医药智慧，架起了传统医学和现代科学之间的桥梁。这是中国科研工作者扎根中医药宝库，攻克医学难题的生动缩影，证明了传统中医药的价值，让全世界重新认识到中国传统草木蕴藏的能量。

“草木如有情，慰此芳岁阑。”我们的祖先依靠野草果腹，借助草木治病，数千年的岁月里，与草木相伴，把对生活的期盼和对生命的思考，写进了流传千年的诗文典籍。中国大地上的草，各有能效，各有脾性，与人相依而存，气息交融。如今，钢筋水泥的“丛林”成为现代都市的主要景观，可在墙角街隅、逼仄的砖石缝隙里，仍有倔强的草苗探出纤弱的身子，托举着星星点点的花盏，维系着水土最初的本质。若相见，请珍爱。那可能是出自千年前的韵仄，也可能曾是疗伤治病的良药，还可能是来自乡下的探望。

中国的草，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



秋色

李振军 摄

铁马秋风里的重阳闲吟

——王玺《九日登镇城楼》赏析

韩府

明成化二十年的大同镇城楼，朔风卷着雁声掠过垛口，刚从甘肃总兵任上移镇大同的王玺，在重阳这一天携酒登楼，挥笔写下一首《九日登镇城楼》。作为镇守北疆二十余年的边将，他没有写边塞诗常见的金戈铁马之烈，也没有落入重阳登高的悲秋俗套，而是以从容沉郁的笔调，在醉眼与清兴之间，为后世留下了一幅明代大同镇承平时期的独特剪影。这首诗收录于清顺治九年刊刻的《云中郡志》卷十四《艺文志》中，是现存明代大同边镇为数不多的、由在职总兵亲笔写下的重阳登高诗作，其价值远不止于普通的边塞题咏，更藏着明代中期北疆边务格局的隐秘细节。

首联“九日登楼醉眼赊，一楼清兴浩无涯”，起笔便跳出了传统重阳诗的悲秋惯性。“醉眼赊”的“赊”字用得极妙，既写出了酒意漫上眼帘时视野随之舒展的松弛感，又暗合了边将久在戎马，难得有片刻闲暇放下军务的疏朗心境。王玺的“清兴”是从二十余年戍边生涯里自然生长出来的：他此前在甘肃总兵任上多次击退蒙古部落的扰边，刚到大同便迅速整顿防务，让持续数月的边境冲突暂时平息，这份“浩无涯”的兴致，是建立在“边城无事”的底气之上的。大同镇城楼本是军事防御的核心节点，平日里满眼都是烽堠、旌旗与往来的探马，可在这个重阳之日，登楼的总兵眼里没有军情急报，只有漫无边际的秋光铺展开来，刚硬的军城瞬间生出了几分柔软的诗意。

颔联“年来塞北霜侵鬓，秋老篱东菊又花”，是整首诗最见个人心境的转折句。上句写自身二十余年的戍边生涯：从河西走廊到大同边墙，塞北的寒霜一年年染白了鬓角，没有一字直接写征战的辛苦，却把半生在边镇熬过的风霜感写得入木三分。下句笔锋轻轻一转，从塞北的霜雪落到了楼边篱落的菊花上——重阳时节菊花如约开放，和中原故土的重阳景致没有半点分别。这一联暗合了中国古典诗词里“塞北菊”的经典意象：唐代以来无数流寓边塞的文人都写过边地无菊的苦寒，可王玺笔下的大同镇，军帐边的篱墙旁照样有秋菊盛放，这份细节恰恰印证了成化年间大同边镇的安定状态：军士们能在营区空地上种菊，说明边镇的生活已经从纯粹的军事防御，慢慢长出了日常的烟火气。“又花”的一个“又”字，藏着他多年戍边岁月里，每到重阳都能见到秋菊开放的安稳感，没有动荡，没有奔忙，只有时序从容流转的平和。

颈联“鹭点野烟归别浦，雁拖寒雨过平沙”，是整首诗最见画面功力的写景句，完全跳出了明代边塞诗常见的粗豪套路。大同镇城周边本是桑干河的河谷地带，城外水泽遍布，野烟笼罩着河滩，白鹭点点掠过水面飞向远处的水浦；寒雨里的大雁排着队列，翅膀沾着细碎的雨丝，缓缓飞过城外连绵的平沙。这两句的妙处全在两个动词：“点”字写出了白鹭在野烟里轻盈灵动的姿态，把空旷的河滩点染出了鲜活的生气；“拖”字更是神来之笔，雁阵穿过寒雨时，雨丝仿佛顺着雁翅拖曳出细碎的雨痕，把边塞秋寒那种湿润、苍茫的质感完全写透了。没有写烽火，没有写征马，没有写任何和战争相关的意象，王玺眼里的大同城外，是完全属于自然的秋景，这份从容的观察力，只有在边境真正承平的状态下才可能拥有——如果边报日急，登楼的将领眼里只会看远处有没有尘烟、有没有敌骑，根本不可能留意到鹭鸟归浦、雁翅拖雨这样细微的景致。

尾联“边城无事须行乐，漫向风前叹莫耶”，是整首诗的主旨落点，也是易被误读的地方。很多人把这句当成边将耽于享乐的佐证，可恰恰相反，这是一位久历战阵的老将最深刻的感慨。“莫耶”是春秋时期的名剑，后世常用来代指宝剑，也暗喻英雄壮志未酬的慨叹。王玺在这里说，边城如今没有战事，正该趁着重阳的时光从容行乐，何必对着秋风里的宝剑，徒劳地去感叹壮志难酬、感叹英雄无用武之地呢？这份感慨不是消极，而是一种更高层次的边将境界：明代中期的北疆边务，最优解从来不是主动挑起战事、靠杀掠邀功，而是靠稳固的防御让边境安定，让百姓和军士都能过上安稳日子。对于王玺这样镇守边镇二十余年的老将来说，“边城无事”从来不是庸碌的表现，反而是他半生戎马追求的最高功绩——比起在战场上靠流血换来的战功，能让千里边墙之内没有烽烟，让百姓能在重阳日安心赏菊，才是真正值得欣慰的事。这份松弛感，在历代边塞诗里都是极为少见的。

放在整个明代大同镇的文学史脉络里看，这首诗的分量格外特殊。明代的大同作为九边之首，常年处于边防最前沿，留存下来的边塞诗要么是文人赴边时写下的苦寒之叹，要么是战后凭吊的苍凉之作，像这样由在职总兵亲笔写下的、记录承平时期边城日常的诗作，几乎是绝无仅有的。王玺不是以诗文名世的文人，《明史》里他的传记只有短短百余字，重点记录的都是他在边镇整顿防务、安抚军民的功绩，可恰恰是这样一位职业军人写下的诗，没有半点文人的矫揉造作，每一句都扎根在真实的边镇生活里。他写的不是想象中的边塞，是他日日生活其中的大同镇：城楼下的桑干河滩，篱边年年开放的菊花，重阳日携酒登楼的从容，所有细节都和《云中郡志》里记载的成化年间大同“边圉宁谧，军民安堵”的状态完全吻合。

这首诗最动人的地方，恰恰在于它没有写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在后世无数人的想象里，明代九边的总兵永远是铠甲在身、枕戈待旦的形象，可王玺在这个重阳日告诉我们：那些在边墙上熬白了鬓角的老将，也会在军务的间隙携酒登楼，看鹭鸟归浦，看雁过平沙，珍惜这份边城无事的寻常秋光。这份不追求赫赫战功、只愿边境安宁的心境，让这首短短五十六字的七言律诗，跳出了普通重阳诗和边塞诗的局限，成了明代北疆承平时期最鲜活的一份文字记录。数百年过去，大同镇的城楼早已历经多次重修，可我们透过这首诗，依然能隔着漫天的寒雨与雁影，看见那个站在城楼上的老将，带着几分醉意，望着脚下安宁的千里边墙，眼底没有烽烟，只有满溢的秋光。

秋染十里河

高进宝

在晋北左云，有一条灵动的“丝带”蜿蜒穿过苍茫的大地，那便是十里河。

平日里，它如一位沉默的隐士，静静地流淌，看不出有什么特别。可当秋风乍起，秋意浸染，它就如姑娘十八变，一下子俏丽起来，展现出别样的风姿。

驻足河畔，最吸引眼球的，是芦苇荡。修长的芦苇身姿摇曳，宛如一群身着舞裙的仙子，在飒飒秋风中翩然起舞。它们的发丝相互轻拂，发出轻柔的沙沙声，仿佛低声诉说关于秋天的情话。阳光毫不吝啬地倾洒，给每一株芦苇镀上金边，远远望去，就像一条宽大的绸带，与粼粼的河水相映成趣。清风拂过，芦苇荡涌起波浪，从远处推向近处，一波接着一波，如梦如幻。

沿河畔漫步，河水在秋色中愈发清澈。它流啊流，时而泛起涟漪，时而平缓如镜，宛如一条轻柔的锦缎，闪烁着迷人的光泽。河底的石子清晰可见，圆润的、有棱的，暗红的、灰白的，仿佛大自然镶嵌在水底的宝石。偶尔有水鸟掠过水面，翅尖轻轻一点，激起一小圈波纹，为这沉静的秋色增添了生机与灵动。

河岸上，一丛丛秋花开得绚烂。紫的、黄的、白的、粉的，摇曳多姿，争奇斗艳。面对秋风的催促，它们目光坚定，身姿挺拔，宛若一群天真烂漫的少女，无言地绽放美丽。各色的蝴蝶和不知名的飞虫，追星一般在花间翩翩起舞，轻轻落在一朵花上，又轻轻飞到另一朵花上，乐此不疲。

河畔的树木也渐染秋色。尤其是杨树，叶子变得金黄，像极了千万把精巧的金色小扇子。风吹过，树叶簌簌飘落，弯腰捡起一片，脉络清晰分明，如同一张写满时光印记的信笺。

那一丛沙棘，是秋色中最耀眼的华彩。沙棘果如火般燃烧，红得夺目，红得热烈，红得出彩。它们像一团跳跃的火焰，与金黄的杨树、五彩斑斓的花儿相互交织，构成一幅浓墨重彩、层次分明的画卷。

田野里，庄稼成熟了。沉甸甸的谷穗弯腰颔首，仿佛在向大地母亲表达最深的谢意；鼓胀胀的高粱涨红了脸，宛如一个个待嫁的新娘，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和喜悦；绿茵茵的玉米棒露出金黄的牙齿，自然朴实，像淳朴的农人露出憨厚的笑。

天空湛蓝，秋风送爽。十里河畔，天与地、水与岸、树与叶、人与景，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大自然用多彩的颜色交织出奇幻的世界，让每个走进去的人沉醉流连。

大同铁路图书馆的变迁

王瑛

1905年9月，京绥（北京至绥远）铁路开工，由于八达岭、居庸关地质结构复杂，施工难度极大，直到1909年才修到张家口。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灭亡，工程辍停，1912年再度开工，于1914年修通至大同。起初，大同火车站及车房（现机务段）共有300余名铁路工人。1930年，大同铁路第一次有了图书馆，当时馆址设在站东南立生巷内，占用了3间平房。这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运动的发展是分不开的。1925年5月1日，京绥铁路总工会在张家口成立，并在西直门、南口、大同等主要站设立了8个分工会。大同分工会设在大同铁路站东广安巷方家大院，经常在晚上召集工人开会，讲解革命道理，组织工人开展斗争。为加强对京绥铁路工人运动的领导，中共北方局派余大奎到张家口协助何孟雄工作，派到大同分工会的是杨凤楼，并成立了中共大同铁路工人支部，由杨凤楼任书记，这是大同地区第一个党支部。在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后，大同铁路工会组织连续遭到破坏，但大革命时期在大同铁路工人中点燃的革命火种并没有熄灭，他们在党的领导下，继续进行着艰苦曲折的斗争。

为了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满足铁路工人的阅读需求，由大同铁路分工会牵头，于1934年在站东（现平城区46校北侧）又筹建了一个图书馆，于1935年底正式建成开馆。图书馆四周树木环绕，环境幽静，馆内图书绝大部分是民族资本企业保晋公司赠送，报纸订有《大公报》《申报》等。1937年9月13日大同沦陷，铁路图书馆被大同站调度所占用，原有书籍全部散失。在党的领导下，大同铁路工人积极参加了抗日斗争。

1949年5月1日，大同和平解放。1949年6月，为尽快恢复生产，根据张家口铁路分局的部署，增产节约立功运动在大同铁路地区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1950年4月、11月，大同铁路地区先后掀起了创生产新纪录竞赛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生产劳动竞赛的热潮。1950年夏，铁路地区工会重新建立了图书馆，当时借用站东南官房的两间平房，购书由工会宣教部代办，藏书不太多，大多是马列著作，也有《红与黑》《巴黎圣母院》《忏悔录》《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世界名著。工人们工余时间通过这个简陋的图书馆掀起了一个读书小热潮。

1953年1月大同铁路分局挂牌成立后，在如今的电务段后院建起铁路地区图书馆。图书馆有书库，藏书有10万余册。报刊阅览厅有200多平方米，订阅报纸30余种、杂志100余种。这座图书馆成了广大铁路职工汲取精神食粮、提高文化素质的加油站。1966年在“破四旧”中，图书馆被迫闭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图书馆恢复借阅，走上正常的轨道。

20世纪80年代中期，大同铁路分局职工人数增至4万多。随着职工们对精神食粮的需求日益迫切，原来的旧馆已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求，于是一座功能齐全的大同铁路图书馆应运而生，由著名书法家欧阳中石先生题写馆名。图书馆共分四层，一层是书库和借阅大厅，二层是阅览大厅，三层是书画展览厅，四层是报告厅，建筑面积达3500平方米，藏书20余万册，订阅报纸30余种、杂志200余种。铁路图书馆成了职工们的精神家园和文化生活空间，吸引众多职工尽情享受阅读之乐。

铁路图书馆还经常举办各种活动，如邀请著有《林海雪原》的曲波、著有《铁道游击队》的刘知侠等知名作家给青年业余作者讲课，进行辅导培训；开展“我喜欢的一本书”、“好读者”评选等活动，尤其是“好读者”评选活动持续了多年，笔者多次获得这个荣誉称号，深感荣幸与自豪。

2005年3月，大同铁路分局撤销，大同铁路图书馆亦于2009年9月1日闭馆，其旧址现在成为大同铁路路兴公司的办公楼。

（《大同工业史》编纂办公室供稿，欢迎社会各界赐稿，来稿请发至平城书院邮箱：pcsy22@163.com）

大同工业·那些难忘的人和事

大同四牌楼怀古

张谟

东牌楼

从来紫气贯和阳，坊表巍巍镇朔方。
承露柱基连代府，飞云檐角忆明王。
驼铃古道尘烟里，雁塔斜晖风雨旁。
千载兴亡谁与问，九龙昂首话沧桑。

南牌楼

南瞻永泰入云霏，画栋雕甍韵不稀。
战火几焚存劲骨，劫灰重焕壮雄威。
坊前犹见明驼影，檐下空余汉月辉。
盛世祥光今再现，九霄之外鹤来归。

西牌楼

坊高牌古势西东，斗拱飞檐韵不穷。
商贾云屯清远近，旌旗影动戍楼雄。
似闻铁马踏冰裂，犹见朱轮碾雪融。
静对荣枯吟过往，闲看岁月去匆匆。

北牌楼

巍然北峙伴流年，石砌雕栏古邑前。
铁甲曾惊胡马渡，朱旗尚忆汉家天。
风侵画壁纹犹劲，雨蚀丹青色愈鲜。
最是牌楼存浩气，塞垣屏障入云巅。

落叶知秋

魏国军

风轻轻一松手
叶子便辞别枝头
没有仓促的告别
只携一身时光沉淀的温柔

它掠过田埂，掠过矮墙
掠过远山淡去的轮廓
把夏积攒的热闹
慢慢归还给辽阔

不必惋惜凋零
飘落不是终点
每一片泛黄的叶脉里
都藏着季节的箴言

一叶落下的瞬间
我们读懂秋的信章
沉静，从容，坦荡
在轮回里静待下一场生长

行香子·郊原秋望

宋桂芳

谷穗垂圆，雁宇穿山。正西风、初染层峦。疏篱菊绽，野径枫燃。看云间岫，溪间荻，袖间烟。

微醺新酒，漫温旧梦。问浮生、几度凭栏。蝉声渐老，露气犹寒。趁秋光静，流光缓，月光闲。

本版投稿邮箱 Email：dtyungang@126.com

本报地址：御东行政中心21、22层 | 发行方式：自办发行 | 发行单位：大同日报传媒集团发行公司 | 订价每月38.2元 |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1402004000009 | 开印时间：1时 印完5时10分
联系电话：办公室 0352-6034132 要闻部 0352-2043974 广告热线：0352-2023122 发行热线：0352-2503915 承印：大同日报传媒集团印务公司 电话：0352-2429838
责编 熊克芳 左婴 版式 李园